

王充闾散文精选

王充闾 著



王充闾散文精选

王充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充闾散文精选/王充闾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240-5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4978 号

责任编辑 薛 羽

封面装帧 陈 酌

王充闾散文精选

王充闾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2.5 插页 6 字数 416,000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240-5/I·1430

定价 98.00 元

自序

—

关于书序的写法，名家说法各异。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我们可以就此引申出序言应该紧贴文本的结论；而周作人却认为，写序“是来发挥书里边——或书外边的意思。书里边的意思已经在书里边了，我觉得不必再来重复地说，书外边的或者还有些意思吧”。一则强调“书里”，一则强调“书外”，叫人有点无所适从。以吾之愚见，二者当兼用之：既不脱离文本，又要尽量谈些“书外”之意。

现在就从文本说起。“精选”，首先体现在数量上，我的创作以散文为主攻方向，粗粗算来，大概总有近千篇吧，这里选了六十五篇，约略是十五取一；标准主要是着眼于代表性，即大体上能够反映该年份、该时段的创作实际；编排上，一按年份，二取倒序——“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人们研索事物，不也是习惯于从现时切入，再逆回溯往吗？

文学选本，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作者创作史的缩编。几十年来，读书、写作、治学主宰着我的人生，与此相呼应，生命之光也在不断地升华与消长。如果说，我的生命存在方式与文学之梦同构，那么描绘出来，无异于醒后述梦，或者梦中说梦。作为心灵的投影、行程的辙迹，这种鸿爪留痕纵不十分清晰，也还能略显端

倪，所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吧。有兴趣的评论家，或可按迹寻踪，进行一番探索；而身为作者，检视这一篇篇文字，念及它们的来龙去脉，颇似高堂老母环顾膝下的儿女，会逐个忆起当年的诞育过程。此间有凄苦，有欣慰，有兴奋，也不无怅憾。

结缘缪斯，我是很早的，读私塾期间就已练习诗文写作了，起步尚称顺利；可是，走下去却屡遭颠折，甚至前路阻断；待到玉宇澄明，重新把笔，已经人届中年，其时为上世纪70年代末。此后，便开始了西西弗式“推石上山”的艰辛历程。由于创作与从政生涯交叠重合，其鳃勉竭蹶不难想见。

重新走进文学殿堂伊始，囿于过往经历所造成的思想束缚，特别是对于文学的本质与审美特性认识比较模糊，我的散文写作多是客观地凸显社会性内涵，而欠缺自我的情感介入、心灵体验，表现为个性化、主体性的缺席。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潮，扑面而来的温煦春风鼓荡着创作向文学本体回归的奏鸣曲。张扬艺术的审美个性，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关注社会人生、表现内在人性并使之不断深化，成了文学界的共识。因时乘便，我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创新意识也有所增强，作品从过去对于政治形势的紧密跟踪、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现实功利目标的直白展露，转换为注重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关注人性、人生、人的命运、生存困惑、道路抉择，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进入一个较深的层面。

二

在市场化、商业化的大环境下，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命运。这样，如何摆脱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人性的扭曲，保持内在的文化操守与理性自觉，固守精神追求，不当市场奴隶，便成了摆在每个作家面前的严肃课题。

文学创作原是一种极富个性特征的创造性精神劳动，而现时不少作品，由于缺乏想象力、独创性、个性化的支撑，以致沦为思想平庸、形式趋同的表象化、平面化的精神符号。有的迎合世俗，追踪时尚，着力于日常生活的琐碎描绘和浅层次的欲望展现；有的通过情调的渲染，给予读者某些廉价的抚慰，导致精深的生命探求和文学审美性的消解，呈现出一种“消费品格”；而那种凭借作者本身的广告效应和读者好奇心理以及对于成功成名的期待的所谓“明星写作”，更是占据了一定的图书市场。其源盖由于向市场化、消费性的靠拢。

针对这种“市场效应”与“消费品格”，我在散文创作中，开始了深度追求的探索与实践。在审美视界的建构中，期望通过对社会人生的深度关怀、深切体验、独特理解，寻求一种具有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美学精神与意蕴深度。这种深度追求，同时具备双重品格：由于它是深入到灵魂底层，触及生命形态，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人生的意向，因而体现为一种思辨理性、哲学蕴涵；而它又是立足于现实土壤之上，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艺术的开掘与升华。

职是之故，我在撰写历史文化散文、人物传记时，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看作是一种精神库存，努力从中发掘出优秀的传统根脉与美学蕴藏，挺举起文化自觉和批判精神的杠杆。这样，在同古人对话，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时，无论是灵思慧悟的冥然契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勘核，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其间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汨汨血脉。而这种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与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超越时空界隔，化解由岁月迁流所引起的怆然寥落之情、无常幻灭之感。远者如近，昔者似今，活转来的历史给了我们“当下”一个参照系数，提供一种不再遮蔽的视界。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王羲之语）。当斯时也，深度追求使我跨越一般的状物、写景、述感、纪游的层面，实现对于意义世界的深入探究。仿佛置身于一个丰满而有厚度的艺术境地，通过情感的灌注、智慧的沉潜、意蕴的渗透，以诗性的话语方式，体现散文主体性、内倾性、个性化的文体特征。本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人生困境、生存价值的深度关切，充分揭示人的精神世界，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表现在具体写作中，或者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抒写达观、睿智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厨川白村式的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或者匠心独运，展示已经隐入历史帷幕后面的世事沧桑，从崭新的视角予以解读；或以形象思维、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或经由神思的驰骋、艺术的炼化和宗教式的参悟，实现智性与神性的交融互渗，使疲惫的灵魂瞻顾渺远的彼岸。这既是精神的创造，又是一种文化的积累。

理想的境界，应该是诗性、史眼、哲思的有机契合。文学的青春笑靥，可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欢快、生机与美感，赋予想象力和激情；而史眼、哲思的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又能使文学倩女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凝重感、沧桑感，形成心灵的撞击力，引发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加深对社会人生的认知与理解。

三

散文作家超拔而自在的心态，自由而丰富的性分，不趋附于社会功利的独立的审美意识和超越世俗的独特眼光，直接关系到作品的精神品格与艺术魅力。因为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一种文体，是人类精神与心灵秘密最为便捷的显现方式。可是，对于一个现时代的写作者来说，这又谈何容易！现代人终日处于困惑、焦

虑、遑遽之中，心情浮躁，行色匆匆，“叮铃铃”，手机响个不停，边走边看边说，不复有悠闲的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我也同样生活在滚滚红尘之中，思想观念上的束缚，市场、金钱方面的物质诱惑，同样攒聚在眼前，而且，仕途经历又使我比一般作家多上一层心灵的障蔽。好在我一向把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也不过分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有一种自信自足、任情适性、气静神闲的定力。

对我而言，读书、创作、学术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爱好，而是生命本根、精神归宿，人生的价值所在。我写过一首《写怀寄友》的七律：“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可说是真实的写照。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抛却世俗功利，方能把全副身心投入不懈的精神追求。诚然，创化中也有劳苦，但它迥异于人事的纷争、世俗的烦恼，随之而来的常常是成功的欢愉，不仅带来美的享受，而且为灵魂找到一个安顿的处所。

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最忌因袭他人、重复自我。海明威说得好：“对于一个真正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人一旦成了名，便不再属于自己，从此将告别宁静，告别超然，告别本我。赞扬的话听多了，难免处于自我陶醉状态；到处都来约稿，文章随地可以发表，很容易助长粗制滥造。所以说，成功是一个陷阱。关键在于对自己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忘乎所以，“醉中忘却来时路”；应该避开浮华，克服惰性，始终保持上进的势头、生命的活力。为此，我有意识地研读一些富有创新精神、能够激发想象力、创造力的作品；时刻关注并乐于接受各种新鲜事物，以利求索新知，激活头脑；重视具有思想锋芒、独到见解，肯于给我挑毛病的年轻文友。这样，不管生理年龄如何，也有望永葆年轻的生命状态。

“实际上，所谓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而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活动，情感中的一股勃勃朝气。”美国作家塞缪尔·乌尔曼如是说：“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只要心灵深处的无线电台不停地接收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就会永远保持年轻。而一旦这座无线电台坍塌了，你的心便会被悲观绝望的寒冰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了——即使你只有二十岁。”旨哉斯言！

2015年5月

目 录

自序 / 1

- 2015 年 山灵有语 / 1
- 2014 年 忆人常在月圆时 / 10
- 2013 年 庄子三题 / 18
- 2012 年 解脱 / 32
- 2011 年 寒夜早行人 / 45
- 2010 年 当人伦遭遇政治 / 56
- 2009 年 不能忘记老朋友 / 64
- 冰原上的盛事 / 75
- 2008 年 未了情 / 79
- 絮语人生 / 96
- 2007 年 守护着灵魂上路 / 101
- 2006 年 人生几度秋凉 / 109
- 欲望的神话 / 122
- 2005 年 我也会老吗? / 139
- 2004 年 千载心香域外烧 / 143
- 灵魂的拷问 / 152
- 烟花三月下溱潼 / 165

- 2003 年 情在不能醒 / 170
香冢 / 179
石上精灵 / 187
- 2002 年 一夜芳邻 / 194
成功者的劫难 / 204
- 2001 年 用破一生心 / 218
我的第一个老师 / 231
绿窗人去远 / 237
终古凝眉 / 245
- 2000 年 碗花糕 / 253
吊客 / 262
沙山趣话 / 267
夜话 / 274
回头几度风花 / 282
- 1999 年 青灯有味忆儿时 / 288
望 / 302
泛泛水中鳧 / 313
家山 / 316
- 1998 年 朵乐荷，朵乐荷 / 324
一“网”情深 / 338
- 1997 年 两个李白 / 343
孤枕梦寻 / 362
春梦留痕 / 373
- 1996 年 土囊吟 / 388
生命还乡的欣慰 / 400
- 1995 年 车上文化 / 404
- 1994 年 我的四代书橱 / 409
- 1993 年 漫步在涅瓦大街上 / 412

- 三道茶 / 418
- 1992 年 祁连雪 / 422
- 1991 年 读三峡 / 427
- 冰城忆 / 433
- 1990 年 青天一缕霞 / 437
- 节假光阴诗卷里 / 442
- 1989 年 清风白水 / 449
- 1988 年 心中的倩影 / 456
- 两个爱情神话 / 460
- 追求 / 466
- 1987 年 意足不求颜色似 / 470
- 换个角度看问题 / 473
- 五岳还留一岳思 / 476
- 1986 年 昙花，昙花 / 481
- 陆放翁为海棠鸣不平 / 486
- 1985 年 黄昏 / 488
- 1984 年 细雨梦回 / 493
- 1983 年 私谒 / 497
- 洞府云迷 / 501
- 1982 年 捕蟹者说 / 504

山灵有语

—

这里地处流光溢彩、堆金洒银的河套平原。贺兰山绵亘数百里，宛若一列壁立千仞的天然屏障，拦阻了西面蒙古高原的卷地风沙和凛冽寒流；东面是亿万斯年滔滔滚滚的黄河，连同开凿于一两千年前的秦渠、汉渠、唐徕渠，为浩瀚无垠的田畴草野输送了充足的水源。所以，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的民谚。

早在数千年前，祖国西北部的众少数民族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游牧射猎。见诸史籍的，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贺兰山下主要游动着猗狁、羌、戎等部族；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先后有匈奴、鲜卑、氐、羯等族活跃其间；隋唐两代，突厥、回鹘、吐蕃等族聚居于此；迨至两宋、辽金、西夏时期，这里在党项族的治下；元代则为蒙古族所领有。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联翩接踵地进入这个游牧民族的天堂，相继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传承着社会文明的熊熊燭火，为建构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传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随着时序的推移，他们有的迁徙了，有的演化了，有的消亡了，像翱翔于万里晴空的成群结队的候鸟一般，忽刺刺地飞来，又急匆匆地逸去，许多重大活动，文字都没有记载下来，甚至煌煌正史上也尽付阙如。就中，以相对晚近一些的党项族建立的大夏

国留下的历史遗迹较多。他们在近二百年时段里，仿照中原王朝的模式，在都城和林峦佳处建起了金碧辉煌的楼台宫馆，还在贺兰山下选定五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为历代君王夜台长眠之地，营造了数百座金字塔形的陵墓。世事如棋，沧桑迭变。于今，当日的千般绮丽，万种豪华，都付与荒烟蔓草，只剩下一些萧条破败的枯冢，见证着往昔的繁荣。

我对贺兰山的关注，倒无关乎这些西夏王陵，而是肇因于早年记诵的一首著名的宋词。不过，当时我也不知道，遍布于贺兰山东麓多处山口，刻有数以万计的岩画，尤其是“贺兰山缺”的人面画最为精彩，堪称岩画艺术荟萃之地；否则，我这个憨直的少年，一定会急着嚷叫：“长车”可要换个地方“踏破”呀！

近日听说，公务员考试有一道试题：“历史与文化的记载靠什么？”答案为：“文字与建筑是两条并行的主线”。作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建筑是直观的，比如万里长城与帝王陵寝都是举目可见的；而刻写在竹简、甲骨、金石、丝帛、皮革、纸张上的文字，则是抽象的，具有符号性质。既曰主线，必然还有辅线，其中应该包括语言——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说书讲古、里巷轶闻等口头传承方式；再就是被称为“人类早期艺术的活化石”、“古代游牧民族形象的史书”，形成于混沌初开时期的岩画，同样不应忽视，而且它还独具特色。

历史，亦即人类的活动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当历史成其为历史，它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其活动场景、诸般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进行文本化处理，必然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而岩画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由当事人亲手制作的，无论其为写实造型，还是采取象征寓意风格，抑或是运用抽象符号手法，所展现的都是当时当

地情景。

岩画的制作，需要精巧的构思、娴熟的技艺。专家分析认为，大多出自猎人之手，有一些可能还有巫师的参与策划。作为远古先民创造性的自我表述形式，岩画不仅形象地记录了族群自狩猎时代经原始部落到驻牧定居生存方式的连续性进程，而且，折射出古代人群的哲学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意识、向往追求等精神信息。

此刻，当我们面对这些“粤自盘古，生于太初”的远古游牧时代的文化遗存，人类史前时期的艺术珍品，想到它们阅千古而长新，历万劫而不磨，神奇地存留到今天，又怎能不动心动容、感发兴起，为之惊奇、为之庆幸、为之振奋呢！

二

此间面对黄河，山势巍峨，空间阔阔。进入山口，举头望去，但见沟谷两侧的石壁上，随处凿刻着一幅幅形象奇异、耐人寻味的人面像。

其中最为醒眼的是那幅名闻遐迩、被封为“镇山之宝”的太阳神像。原始先民把人丁的繁衍、畜群的兴旺、水草的丰茂，统统归功于上天的恩典、神灵的赐福。出于由衷地感戴，他们对于心目中的图腾以及各种崇拜对象，都要画影图形，加以膜拜。那么，最为感恩、敬仰的，无疑就是天天露面、朗照人寰的日轮了。于是，便在岩石上绘制、凿刻出太阳的形象，并将其人格化，然后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拜祭。鉴于太阳起自东方，光芒四射，形象浑圆，画像便也面朝正东，头上刻有放射形线条，面部呈滚圆形；双眼重环，睫毛耸动；鼻子、嘴巴连结成半圆形。整个面部神情威严、峻烈，令人心生敬畏。太阳是高悬天上的，画像也刻在四十多米的高处，充分显现其应有的尊严。

与这种特写式的岩刻头像形成鲜明的对照，我还看到一幅蕴含

复杂、赋形奇特的画面：左右两旁各有一个左手印，左边手印下刻着一只低头的山羊和一只前腿下跪的牦牛，右边手印的上下方各有一个人的面像。两只手印的中间站着一个人，双臂扬起，上面的显著位置刻有一个环眼圆睁的桃形人面像。画图十分生动有趣，可是，它所彰显的内容是什么呢？端详了半晌也不得其解。经过请教陪同的专家，才弄清楚原来这是一份具有契约性质的文件——以岩画形式确认古代两个部落之间的隶属关系。手印象征着权力，左边那个部落已为右边部落所征服，随之它的人口与牲畜也全部划归右方部落所有。桃形人面像象征着神祇，有神、人共鉴，石画为凭，这份契约自然具备了无可置疑的效力。

在向阳的山崖斜坡上，还有一幅凿刻得很精致的射猎图。画面上，一个人正在弯弓射猎，七只硕壮的山羊惊惶逃窜，其中五只向东奔跑，两只向西逃逸，而猎犬却回头伫望着主人。猎人形象凿刻得很小，表明他所在的位置距离羊群较远。由此可以看出，那时的先民已经注意到了运用透视关系来进行构图处理。画幅也揭示出，在远古时代，水草丰美的银川平原就已成为各游牧民族繁衍生息、劳动创造、游牧狩猎的理想乐园，也是各种家畜和野生动物的繁殖、栖迟之所在。

这组游牧风情画也很是壮观、气派。牦牛、骆驼、花斑马、梅花鹿、北山羊散放在原野里，有的在欢乐地角抵、奔逐，有的静静地低头吃草，有的在悠然闲卧。旁边站着一个人，顶上的头发盘结起来，腰间斜插着一根木棍，胯下拖着一条又长又大的尾巴。身后跟随着一只猎犬，懒洋洋地呆望着主人。画图的右边，聚集着一队歌舞腾欢的人群，男人头上有的装饰着兽角，有的斜插着羽毛，有的戴着尖顶或圆顶的帽子；女性则长发下垂，也有挽着发髻、装着头饰的。场上，翩翩的舞影，忘情的啸歌，衬着多姿多彩的穿戴和装饰，渲染出原始艺术粗犷、质朴、率真的特色。

陶醉于浓郁的生活气息之中，此刻，我竟然产生了幻觉，仿佛

化身其间，成了欢乐人群中的一员，也跟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尽情尽兴，和先民们一起发出欢腾的吼声。丛林掩映中，一些平生未曾寓目，而今多已灭绝的动物蹿跃其间。一队前额低平、眉骨粗大、目光迷惘的人群，正在咿唔呼啸着追奔射猎。回望山崖，发现那里还有几个人在紧张地劳作着，他们手持石刀、铁鏃，或凿，或刻，正全神贯注地制作着各种人面和动物的图像……

我正在忘情地观赏着这一切，不料，稍微一愣神，忽然发觉山崖上的人形已经淡出、隐没了，逐渐地幻化成山垭口处一伙凿石垒渠的人群。伴随着各种敲击的繁响，一道清溪从山坳里冲出，顺着渠道滔滔汨汨地流淌下来，顿觉遍体生凉，神清气爽。于是，我也憬然惊寤了。心头的意念一收，时间的潮水，哗—哗—哗，一下子流过了几千年，我也随之而返回到现实生活里。

三

黄河，这祖国的母亲河，历史之河，文明之河，在她的身边，岩画与神话并存。它们作为人类精神活动、艺术实践的智慧之果，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本原的沃壤之中。“在人的思维发展过程中，神话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并不满足于描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且还力图追溯到事物的根源”（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语）。那些借助于想象与幻想，把自然力加以拟人化，反映远古先民对于世界起源、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神话传说，在贺兰山岩画中有着充分的展现。

关于伏羲、女娲这两位始祖神的传说，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古籍，同时广泛流传于黄河流域一带的民间。与两位始祖神“本为兄妹”、“蛇身人首、尾部相交”等传说内容相呼应，贺兰山口一幅极为古老的岩画上也有他们的造像——人面蛇身，共同交尾于一条长蛇之上。石刻简单、原始，早于伏羲、女娲